

口述

拆洗被褥缝棉衣

□ 范兆金

秋后一伏,热死老牛。“秋老虎”的威力,让刚刚经历盛夏高温溽热的人们心有余悸。伏天过后,雨水减少,秋风渐起,草木变黄,早晚凉爽,但中午时分仍很炎热。“立秋十八天,寸草尽结顶”,意思是立秋后气温逐渐下降,草木停止生长,养分集中在种子上。秋后一伏,正是庄稼灌浆的重要时期,若是土壤墒情适宜,水分充足,就不用浇水灌溉了;若是天气干旱,土壤缺水,还需要浇水灌溉,以免影响秋后的收成。

三伏天过后,蓝天白云,秋高气爽,空气干燥,距离秋收秋种农忙时节还有一段时间。这段空隙,不冷也不是很热,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农闲时间。村子里的男劳力修耙补圈打磨农具,为秋收秋种提前拾掇;大娘大婶嫂子们则抓住大好时机,拆洗被褥棉衣或者穿针引线做新被褥新棉衣,为家人防寒御冬做准备。

历经冬春两季,被褥棉衣早已被汗水、油渍浸染得黝黑发亮,并且伴有一股汗腥味。鲁西地区素来春脖子短,眨眼就到盛夏,厚实的被褥棉衣晒过阳光后,就被人们叠好压到箱底。夏天,高温酷暑,雷电风雨,空气潮湿、虫菌滋生,压在箱底的被褥棉衣亦难逃此劫。人们每每开启衣橱箱柜,一股霉味就会扑面而来,就算

拿出去晾晒一天,也是去表不去根,等到冬天再用时,依旧有一股很大的霉味。

秋忙过后,北风劲吹,草木萧条,气温骤然下降,秋装换棉衣,也就是一两天的事,让人猝不及防。若是家里主妇一时偷懒,没有提前给大人孩子拆洗被褥和棉衣,那就别无选择,只能将就着再铺盖和穿戴一冬天。

原先村里吃水可不容易。每天天不亮,男劳力就得去砖砌的老井边排队打水,肩挑手提多趟,才够一家人和牲口一天吃喝的。后来好一些,家家院里打了压水井,取水方便了不少。可拆洗被褥、棉衣这样的活计,用水量太大,妇人们舍不得费自家井里的水,便结伴去村边的沟渠或坑塘边。夏天雨水勤,沟满壕平,水清亮亮的,用来洗衣裳刚好。那些勤快朴实的妇人,蹲在岸边,双手搓着,棒槌捶着,说说笑笑,倒也不觉得累。三个女人一台戏,半个村子的女人聚在水边,叽叽喳喳,更是热闹得像开了戏园子。谁家的闺女该找婆家了,谁家的小子还单着,说不定就在这一来一往的说笑里,搭上了红线,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

被套陈旧了,不保暖,絮上新的棉花重新弹一遍,既暖和又保暖,再冷的冬天也冻不着。晒干被面缝被子,一个人总是手忙脚乱,便喊上左邻右舍的好姊妹前来助阵——大婶子掀开被面保持平整,大嫂

子往里掖好被头,二大娘和三婶子穿针引线,不到半晌工夫,两床崭新的被褥就缝制完成。孩子正是长个儿的年龄,半年光景又蹿了几公分,去年的棉衣变得短小不合身;孩子他爹那件棉外套,自打结婚以来还没有拆洗过,身上沾满油污,袖口破损露出了棉絮,不仅寒酸还让人笑话。赶集上店扯来新布,给孩子缝制一套新棉衣——“亲娘絮肩,后娘絮边”,孩子的棉衣做得厚厚的,生怕冬天冻着;再给孩子他爹缝制一件新棉外套。等北风一起,天气骤然转冷,新做的棉衣正好上身。

如今,生活早已变了样。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,全自动洗衣机进入寻常百姓家,洗洗涮涮再不是什么费力的活计。柜子里的羽绒服塞得满满当当,可一到秋冬,看着街上时兴的新款式,还是忍不住再买两件。日子是越过越轻快了,可当年沟渠边、坑塘旁那一片棒槌声、说笑声,却再也听不见了。

每年三伏天过后,秋收秋种之前的这段时节,我总会想起母亲。想起她当年和大娘、婶子、嫂子们挽着裤腿蹲在水边,双手搓洗、棒槌起落的情景。水面上倒映着她们说说笑笑的脸,洗衣的水花溅起来,阳光一照,亮晶晶的。如今,那些身影早已随流水远去,只化作一片彩云,静静地飘在我记忆的天边,成了再也放不下的乡愁。

编后

三伏过后、秋收之前,是一年里最从容的光景,日头不再那么毒辣,风里有了凉意,女人们蹲在水边洗衣,围在炕上缝衣做被,糗糊的温热、棉线的绵长、棒槌起落的声响,填满了鲁西乡村的午后。

一双千层底,要从打格襟开始,一层布一层糗糊,在太阳底下晒硬了,再一针一线纳出细密的针脚。一床棉被,要拆了洗、洗了晒,絮上新棉花,几个人扯着被角铺平,并将它缝合在一起。

那是一个手工的时代。母亲的手,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。她们把绵密的爱藏进密密的针脚里,融进沟渠边清亮的搓洗声里,落在棒槌一起一落有节奏的捶打里。

两位作者以笔代针,替我们把即将失传的手艺、日渐模糊的背影,一针一针地缝了回来。缝进文章的,不只是旧日生活,更是一个时代里,母亲们沉默而深厚的爱。

我帮母亲做布鞋

□ 胡芝芹

说起帮母亲做千层底布鞋,其实我挺惭愧的,因为那时年龄尚小,能帮到的实在不多,做得最多的是打格襟。

格襟是做鞋底用的,格襟打得恰到好处,鞋底结实,纳鞋底时也不费力。母亲第一次教我打格襟,拿来一堆不用的碎布,都是纯棉布料,透气性好且易于黏合。其实在那个年代,家里也没有化纤布料。母亲做好一盆黏稠度适合的小麦面糗糊,内加少量白矾防霉。

在母亲的指导下,我开始动手。首先,在院里支起一个大案板,上面贴上一层旧报纸,然后均匀地刷一层薄薄的糗糊,把布料一块块粘在案板上,布料间需严丝合缝,且避免重叠。遇到形状极不规整的布块,我就用剪刀裁成整齐的小块,以便粘贴。粘完一层后,再粘第二层时,母亲反复给我讲解技术要领,即粘贴布块时,注意和第一层的布块交错排列(即布块压着缝隙)。如此重复3—5层,保持厚度均匀,边缘整齐,一块格襟才算打完了。最后,我在母亲的夸奖声里,把案板搬到太阳下暴晒至完全干透,从案板上揭下来即成硬质的布格襟。

母亲找来鞋样子,我拿支铅笔,把鞋样子放在格襟上画出鞋底的形状,她再用剪刀一片片剪下来。母亲夸我画得好,说因为我的帮忙,她就少了一道工序,也节省了时间。

做鞋最占用时间也最累人的步骤是纳鞋底。母亲把剪好的格襟包上白边,再把四层格襟摺在一起,一个鞋底雏形就做好了。然后,母亲给我示范纳鞋底:拿起大钢针,穿上棉线,右手中指戴上顶针,针头对准应该下针的位置,用顶针使劲顶着那根钢针的尾部,待钢针绝大部分穿过厚鞋底,再使劲拔出钢针,只听“嗖”一声清响,钢针带着棉线穿过了鞋底,母亲再使劲勒一勒线,接着穿第二针,如此反复,鞋底上就留下了一个个细密的针脚。

我试着纳鞋底,可是那厚厚的格襟特别硬实,像是把针卡住了一样,待我用顶针使劲去顶钢针,手指头又硌得生疼,一个不小心,钢针滑出顶针的凹槽,硌到了我的手。看我甩着硌出血印的手指发出“嘶嘶”声,母亲赶紧拿起我的手不停地在我上面哈气以减轻我的疼痛,又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快别干这活了,还是好好念书吧,等将来挣了工资买鞋穿。”然后母亲拿过鞋底,针线开始在她的手里上下翻飞起来,那流畅的动作很有节奏感。

接下来开始做鞋帮,母亲拿出条绒布料剪鞋面、缝鞋帮,我帮母亲裁剪包边用的布条。剪布条也有讲究,必须把一块方布斜着剪,这样剪出的布条,给鞋帮包边拐弯时才能拐得顺畅,做出的鞋帮才平整好看。

我铺好布料,根据所需尺寸画出记号,然后握着剪刀认真剪起来。听着剪刀的嚓嚓声,看着一根根布条在我的手下成

形,我不由得哼起小曲,手握剪刀的速度也加快了。

俗话说,人一飘,就有麻烦。我干得正起劲时,一个不小心,剪刀拐了弯,一根布条被我剪出一个大豁口,我“哎呀”一声,停下剪刀,看着那个豁口不知所措。母亲听到我的叫声,过来看了看我的“杰作”,没有骂我,反而安慰道:“没事,没事,慢慢剪就行,慢工出细活。”

接下来,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,更加认真地剪布条。我在内心提醒自己,记住母亲的话,一定要踏实做事。

当鞋底鞋面分别做好后,就是最后一道工序——上鞋,也就是把鞋底和鞋帮合拢在一起。我早早帮母亲备好上鞋的锥子,便守在旁边看她忙活。母亲将鞋底与鞋面对好位置,握住锥子,用力扎下去,钻出一个针眼,再引线穿过,一针紧跟一针。我眼看着那鞋在一针一线间慢慢成形,心里感觉十分开心。

一双鞋做好后,母亲总说是我帮着做的,让我收获了许多夸赞。我在心里默默发誓,平时多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长大后要独自为家人做舒适的布鞋。

如今,手工布鞋在农村早已难觅踪迹。各种材质的皮鞋、胶鞋、运动鞋等,价格便宜,花样繁多又美观。但是,无论什么样的鞋子穿在脚上,都不如母亲做的千层底舒服、熨帖。那段帮母亲做鞋的经历,也成为我心底最柔軟的回忆。

